四庫全書

子部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八二三册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本册目次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書畫譜卷八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錄監生臣朱紱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目録

第八十八卷

書辨證上

受禪表
鍾繇賀捷表
鷃雀賦
王羲之蘭亭序
智永臨本
陸臨蘭亭
唐人模本
定武本

玉枕本

淳化本

褚蘭

三米本

都下木本成都本

寶月本

悦生堂本

大業石本

復州本

豫章本

江州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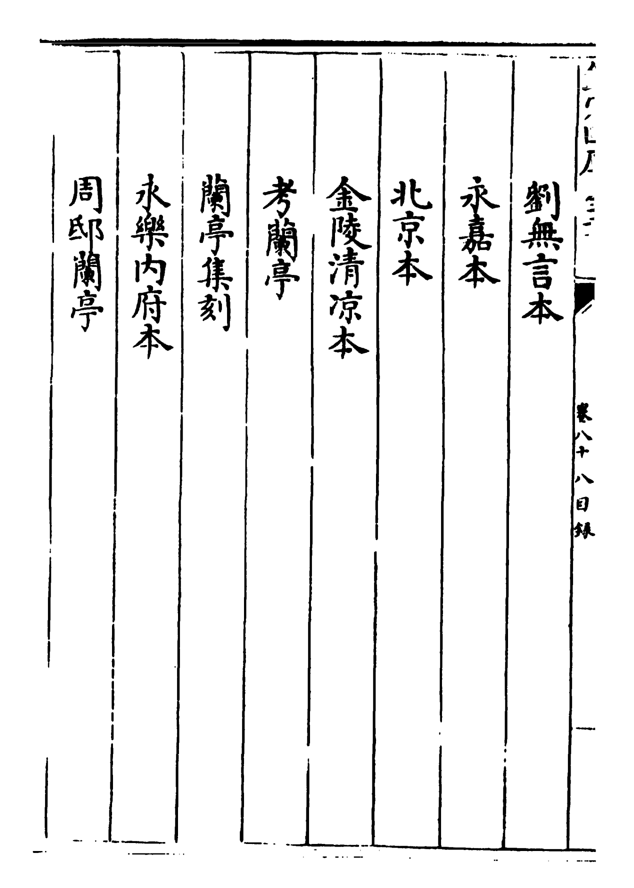
鄱陽本

處州本

石氏本

不知處本

淡墨本



劉無言本

永嘉本

北京本

金陵清涼本

考蘭亭

蘭亭集刻

永樂內府本

周邸蘭亭

東陽本

潁上本

黄庭經

黄庭内景經

東方朔畫賛

遺教經

十七帖

貍骨帖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八十八

書辨證上

夏

夏禹岣嶁山碑

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 徐靈期衡山記

衡山實無此碑韓詩所紀蓋當時傳聞之誤故其卒章自為疑詞以見微意劉禹錫寄呂衡州温亦云嘗聞祝

融峰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螭虎形蓋亦得於傳聞也朱熹韓文考異

古今文士稱述禹碑者不一然劉禹錫蓋徒聞其名矣未至其地也韓退之至其地矣未見其碑也崔融所云則似近之蓋所謂蝌書匾刻非目覩之不能道耳宋朱晦翁張南軒游南嶽尋訪不獲其後晦翁作韓文考異遂謂退之詩為傳聞之誤蓋以耳目所限為斷也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禹碑在岣嶁峰又傳在衡山縣雲密峰

昔樵人曾見之自後無有見者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其碑七十二字刻于夔門觀中後俱亡近張季文僉憲自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致子一模刻于嶽麓書院者斯文顯晦信有神物護持哉禹碑凡七十七字輿地紀勝云七十二字誤也丹鉛總録

自韓以前未見此碑何子一始得之祝融峰下手摹以後及衡山令搜訪已迷其處字奇而不合法語奇而不中倫韻奇而不合古可斷其偽金石文字記

禹碑七十七字在衡嶽雲峰楊用修得之張僉憲云宋嘉定中何致子一游南岳脫其文刻于岳麓書院用修又刻于滇中安寧州近世楊時喬又刻于棲霞山天開巖子所收二本其一稍泐跋數十字尤不可辨隱隱有何致字當是子一舊本其一則楊時喬刻也用修謂韓愈劉禹錫朱熹張栻諸人求之不得而已得之以為奇而王元美復疑之謂銘詞未諧聖經類汲冢穆天子語何也用修金石古文并楊時喬皆注隸釋互有不同元

美亦有二本釋亦不同時喬本出在元美後元美所得豈即何子一揚用修二刻邪何其牴牾同也但其文所謂龍畫螺書鸞漂鳳泊雖經摩刻猶可想見古人惜之得衡岳石上蹟耳石墨鐫華

周

穆王壇山刻石

吉日癸巳四字世傳周穆王書按穆王時所用皆古文科斗書此字筆畫反類小篆文金石錄

吉日字與周淮父卣伯碩父鼎齊侯鎛鐘諸款識合字形多類石鼓明誠巳信石鼓為周人書不當于此而疑之宋濂潜溪集

石鼓文

石鼓文在天興縣南二十里許石形如鼓其數有十蓋紀周宣王畋獵之事其文即史籀之迹唐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勗紀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雖歲久譌闕然遺跡尚有可觀而歴代紀地理志者不存紀録尤可

歎惜元和郡縣志

石鼓文謂之周宣王獵碣共有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也年代斯遠字多訛闕舊存岐山石鼓村今移置鳳翔府夫子廟周越古今法書苑

古之石刻存于今者惟石鼓也本露處于野司馬池待制知鳳翔日輦置於府學之門廡下外以木櫺護之倦游雜録

國朝崇寧中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講堂後予嘗見

之辟雍廢徙置禁中（資古紹志錄）

石鼓文舊在岐陽孔子廟大觀中自鳳翔遷入辟雍

後入保和殿（諸道石刻錄）

宋大觀中徙開封靖康末金人取之以歸于燕聖朝

皇慶癸丑始置大成至聖文宣王廟門之左右（石鼓文音訓）

大都國子監文廟石鼓十枚據傳聞徽宗時自京兆

移置汴梁貴重之以黃金實其字金人得汴梁奇玩

悉輦至燕京移者初不知此鼓為何物但見其以金塗字必貴物也亦在北徙之列置之王宣撫家後為大興府學大德之末集為大都教授得此鼓於泥土草萊之中後助教成均言於時宰得兵部差大車十乘載之於今國子學大成門内左右壁下各五枚為塼壇以承之又為疏櫺而扃鐍之使可觀而不可近然三十年來摹搨者多字畫比當時已多漫滅者然移來時已不能如薛尚功鐘鼎款文所載者多矣大

抵石方刓而髙畧似鼓耳不盡如鼓也 道園學古録

石鼓文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為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予所集録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距今未及千載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

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在者唯此而已然自漢以來慱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録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遺近録遠不宜如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虚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為文宣之鼔也隋唐古今書籍麤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之見邪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予姑取以為信爾至於字畫亦非史

猶不能作也集古録　前人題跋凡語渉辨證者彼此互見

石鼓文筆法如圭璋特達非後人所能贋作山谷集

歐陽文忠公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距今未及千載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有八九此鼓自宣王時至今實千有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以此為疑予觀秦以前碑刻如此鼓及詛楚文泰山秦篆皆麤石如今世以為碓臼者石性既堅頑難壞又不堪他用故能存至今況此文字畫奇古決非周以後所能到文忠公

亦以為非史籀不能作此論是也金石錄

周宣王石鼓歐陽文忠公以為有可疑者三惟唐以來韋應物韓退之嘗盛稱賛予謂不特二公老杜固嘗有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石鼓久已訛況蘇朂載記亦言石鼓文謂之獵碣共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則知石鼓稱為周宣王所創者在昔不止三公也能改齋漫錄

石鼓文唐張彥遠法書錄載處士張懷瓘書斷敘籀文周太史史籀作其迹有石鼓文存焉又古蹟記云

史籀石鼓文不知徐浩何據也韋左司應物歌云周
宣大獵岐之陽刻石表功煒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
風雨缺剥苔蘚澀飛端委蛇相糺錯乃是宣王之臣
史籀作韓退之又從而作歌云周綱淩遲四海沸宣
王憤起揮天戈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
辭嚴意密讀難曉如此至寶存豈多豈亦以浩為證
乎歐陽公云言與雅頌同字古而有法非史籀不能
作言固同矣但篆畫行筆當行於所當行止於所當

止今位置窘澀促長引短務欲取稱如柳帛君庶字是也意已盡而筆尚行如以可字是也十鼓略相類姑舉一隅識者當自神悟以毳窾惟字㕘鼓刻惟何惟鯉之惟則曉然可見矣蓋字畫無三代醇古之氣吾是以云前輩尚疑繫辭非夫子所作僕於此書直謂非史籀跡也史籀

歐陽永叔疑此書不見於古唐乃得於韓愈韋應物而愈謂此為宣王時應物以其本出岐周故為文王鼓論

各異出嘗攷于書田獵雖歲行之至于天子大蒐非常事也宣王蒐于岐山不得無所書此其可疑也傳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謂還歸自奄乃大蒐于岐陽然則此當岐陽則成王時矣呂氏紀曰蒼頡造大篆後世知有科斗書則謂篆為籀是大篆又與籀異不得定為史籀書

廣川書跋

古字可參列者五子之歌即大禹貽後之訓伊尹之三風十愆又皆成湯之本語也則古語偶同車攻安得便

云宣詩也大篆未必創於史籀古載又有可考舍此二說則無所執據以名宣鼓矣如予所見則謂此鼓不為宣鼓而當為成王之鼓也左氏昭四年椒舉言于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曰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即石鼓所奠之地也然則鼓記田漁其殆成王之田之漁也與宣王固嘗出鎬而東獵矣其地自屬東都故曰四牡龐龐駕言徂東徂東云者以方言之則自鎬出洛也岐在豐西三百餘里安得更云徂東也則鼓辭不

為車攻之辭亦已明矣何據而云宣王之鼓也（雍録）

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通志略）

世言石鼓者周宣王之所作前代皆患其文難讀樵今所得除漫滅之外字字可曉十篇皆是秦篆秦篆本乎籀籀本乎古文石鼓間用古文以篆書之所本也秦人雖創小篆實因古人籀書加減之其不得加減者用舊文也秦自惠文稱王始皇稱帝今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為帝亦可謂王故知此則惠文之後始皇

之前所作也鄭樵石鼓序

石鼓文考三卷鄭樵撰其說以為石鼓出於秦其文有與秦斤秦權合者書錄解題

石鼓文韋應物以為周宣王臣史籀作韓退之蘇子瞻皆以為然而後或以為後周宇文時所刻則疑之卑之甚矣予按宣王之世去古未遠所用皆科斗籀文今觀說文所載籀文與今石鼓文不同石鼓乃類小篆可疑一也觀孔子篆比干墓及吳季札墓尚是

科斗則宣王時豈有小篆乎又寀南史襄陽人伐古冢得玉鏡竹簡古書江淹以蝌斗字推之知為宣王時物則宣王時用科斗書可知矣鞏豐云岐本周地平王東遷（一本作徙）以賜秦襄公矣自此岐地屬秦秦人好田獵是詩之作其在獻公之前襄公之後乎（一有其字）地秦地也字秦字也其為秦物可知（一作其字頗小篆一句知為秦詩何疑）此說有理予竊信之書以俟知者（丹鉛録）

温彥威使三京得偽劉詞臣馬定國文云石鼓非周宣

王時事乃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也史大統十一年獵於白水遂西狩岐陽姚氏殘語

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荘平馬子卿以字畫考之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中州集

金人馬子卿以字畫考之謂是宇文周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紀引據甚明其全文今不可見據北史蘇綽傳云周文帝為相欲革文章浮華之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奏行之是後文章皆

依其體而魏文帝十一年十月嘗西狩岐陽其子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狩於岐陽五年二月行幸岐州由此言之則石鼓文為宇文周所造無疑文既仿書則詩體仿詩亦無疑觀武帝太和元年正月考路寢命羣臣賦詩亦其一證也筆乘

金人馬定國嘗攷石鼓字畫以為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言予按元魏景明二年帝躬承弧矢射遠及一百五十步羣臣勒銘射所此北史宣武本紀所載今

世尚有碑刻其詞有云慨岐陽之未訓又有彼岐陽

由此觀之石決非宇文周之物也研北雜志

石鼓文周宣王之獵碣也唐自貞觀以來蘇勗李嗣真張懷瓘竇臮蒙徐浩咸以為史籀筆蹟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皆有墨妙之稱杜甫八分小篆歌叙歷代書亦列之蒼頡李斯之間其後韋應物韓愈稱述為尤詳至本朝歐陽修作集古録始設三疑以韋韓之説為無所考據後人因其疑而增廣之南渡之後有鄭樵者作釋

音且為之序乃摘丞毆二字以為見於秦斤秦權而指以為秦鼓偽劉詞臣馬定國以宇文泰嘗蒐岐陽而指以為後周物然近人稍有惑其說者故予不得不辨焦古之一疑曰漢桓靈碑大書深刻磨滅十八九自宣王至今為尤遠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予謂碑刻之存亡係石質之美惡摹拓之多寡水火風雨之及與不及不可以年祀久近論也且如詛楚文刻于秦惠王時去宣王為未遠而文細刻淺過於石鼓遠甚由始出於近

歲戕害所不及至無一字磨滅者顏真卿干祿字刻于大歷九年顯暴於世工人以為衣食業摹拓為多至開成四年纔六十六載而遽以訛闕由是言之年祀多近不足推其存亡無可疑者二疑以謂自漢以來博古之士略而不道三疑以謂隋世藏書最多獨無此刻予謂金石遺文淪於瓦礫歷代湮沒而後世始顯者為多三代彝器或得於近歲其制度精妙有馬融鄭玄所不知者又詛楚文筆蹟高妙世人無復興論而歷秦漢以來

數千百年湮沉泉壤近世始出於人間不可謂不稱於
前人不錄於隋氏而指為近世偽物也予意此鼓之刻
雖載於傳記而經歷亂離散落草莽至唐之初文物稍
盛好事者始加采錄乃復顯於世及觀蘇勗叙記尤喜
予言之為得也則夫隋世之不錄又無足疑者況唐之
文籍視今為甚備而學者不敢為臆說自貞觀以來諸
公之說若出一人固不特起於韋韓也而韋應物又以
為文王鼓宣王時刻言之如是之詳當時無一人非之

傳記必有可考者矣小篆之作本於大篆丞殹二字見於秦鼎固無害況丞字從山取山高奉承之義著在說文字體宜然非始於秦也唐初去宇文周為甚近事語尚在於長老耳使文帝鐫功勒成以告萬世豈細事哉宜時人共知之況蘇勗之祖邳公綽用事於周文物號令悉出其手豈得其賢子孫乃不知其祖之所作者乎復齋碑錄

石鼓至臨川王順伯之說盡矣其駁鄭漁仲以為非

秦篆然許叔重說文解字本出小篆順伯信石鼓非小篆而取以為據何也俟博古者更攷之戴表元剡源集

歐陽氏有石鼓三疑終則曰觀其字畫高妙非史籀不能作眉山蘇氏石鼓詩則曰劬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又曰自從周衰更七國竟使秦人有九有登山刻石頌功烈後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滅強暴救黔首合二公之詞觀之則石鼓為宣王時物不必多辨矣古文苑注

石鼓有說成王時又有說宣王時然其辭有似車攻甫田詩辭恐是宣王時未可知朱子詩傳遺說

鄭夾漈謂石鼓至唐始出於岐陽鄭餘慶取置鳳翔孔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于民間得之十鼓遂足王順伯謂五代之亂鼓復散失司馬池復輦致府學其一巳亡向傳師搜訪足之二說皆同予近見傳師跋謂數內第十鼓較之文亦不類訪于閭里果獲一鼓字雖半缺驗之書體真得其迹遂易而置之其數方備乃

知第十鼓其先蓋嘗有偽為者至傳師而真鼓始復出程大昌云古傳鼓有十中失其一皇祐間向傳師得之而十鼓復足秦丞相家本有傳師自跋乃云其第十鼓最小其文亦不相類尋訪得之形半壞而書體是遂易去小鼓而實其所得之鼓又不知何世好事者悵其不足而擬為一鼓以補足之也　此皆王鄭之所未及豈其未嘗見向跋邪鄭復謂大觀中鼓置之辟雍復取入保和殿經靖康之變未知其遷徙與否王則謂大觀中鼓歸京師詔以金填其文靖康之末保和珍異北去或傳濟河遇風棄之中流而存亡未知後王子充題此謂金人入汴剔取

其金而棄去之至元乃輦至京師置於國學廟門之下

予按胡世將資古録云崇寧中蔡京作辟雍取十鼔置

講堂後辟雍廢徙置禁中則置之辟雍者蔡氏而所謂

禁中即保和殿也若王鄭之説未知其遷徙存亡葢當

是時北方非中國所有而二公又皆南人故云然也及

觀之虞伯生云金人得汴梁鼔亦北徙留王宣撫宅宅

後為大興府學伯生助教成均言于時宰得置之國學

大成門内則淪入濟河與夫金人棄之之説皆不足信

不知二公何從而得此也鼓今在北京國子監即元之舊地予官禮部時嘗命工搨之字多漫滅較之宋本僅十之二三而已金薤琳琅

石鼓高二尺廣徑一尺有竒其數十其文籀其辭頌天子之田元大德十一年虞集為大都教授得之泥中始移國學大成門内言鼓者人人殊謂周宣王之鼓韓愈張懷瓘竇臮也謂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韋應物也謂秦氏之文宋鄭樵也謂宣王而疑之歐陽修也謂宣王

而信之趙明誠也謂成王之鼓程大昌董逌也謂宇文周作者馬子卿也鼓文剥漫宋治平中存字四百六十有五元至元中存字三百八十有六據今搨本則甲鼓字六十一乙鼓字四十七丙鼓字六十五丁鼓字四十七戊鼓字一十二巳鼓字四十一庚鼓字八壬鼓字三十八癸鼓字六共三百二十五字存惟辛鼓字無存者

帝京景物略

比干墓字 銅盤銘

殷比干墓四字水經云朝歌縣牧野比干冢前有石銘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今只四字復不完石公弼跋云殷比干墓四字在今衛州比干墓上世傳孔子書然隸始于秦非孔子書必矣字畫勁古當是漢人書漢隸字源

比干墓在衛輝府汲縣西北十五里舊府志云墓前有殷比干墓四字石斷字缺世以為孔子書見舊搨本體勢與周穆王吉日癸巳類雖非先聖所書諒為古筆無疑秦觀以為唐人書丹鉛續論以陶潛為贊曰夫子戾

止爰詔作銘似又不是而實夫子者也但陶集未見其贊其先聖所篆比干墓銅盤銘開元中固已為耕者所得薛尚功鐘鼎款識言唐開元中偃師縣上人耕地得此盤篆文甚奇古釋文云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藏兹馬是寶張邦基墨莊漫錄又云政和間求三代鼎彝器遣人于鳳翔府破商比干墓得銅盤但二尺餘中有款識一十六字金石文字記云比干殷人必無葬鳳翔之理此外不聞墓前有何古刻續博物志又云墓前有隸刻商大夫比干之墓七字意此漢以下之刻歟銅盤銘嘯堂集古錄并汝帖所摹刻者迥有不同證以三代款識秦漢碑刻則嘯堂尚

似而舊體亦未可必也若今所傳差識左右字本尤為可笑七修類稾

孔子季札墓十字

延陵季子墓字世傳仲尼書今入淳化官帖中其字如書簡牘不類豈碑石柱上所刻也書亦少異於籀文疑當吴季子時書文宜盡從籀又夫子未嘗至吴其書是非不可攷也唐人刻此十字籀字極大不知一書而傳於世者大小不同何哉廣川書跋

張燕公謝碑額表云孔篆吴札之墳秦存展季之壠言孔子篆者始見於此王應麟困學紀聞

延陵季子十字碑人謂孔子書其文曰嗚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按古法帖止云嗚呼有吴君子而已篆法敦古可信今此碑妄增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字外三字是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合又且音君子字作季子漢罷蜀郡洗郡字半爿正與此碑君字同盖用此法也以季字音君字顯見其謬比干墓有漢人篆碑亦有此說洪

氏隷釋及漢隷字源辨之甚明矣吾衍學古編

京口有十字碑世傳為孔子書曰嗚呼有吴延陵季子之墓而季字作蜀子孜篆文皆無之得曾敀元豐中編潤州類集乃曰君子之墓後湖居士李仲殊題季子廟詩亦曰溪邊君子墓始悟為君字非季字也六一先生謂古以竹簡書令字濶盈尺必非孔子作然古法帖有魯司寇仲尼書僅十有三字内有有吴君子之五字與此碑字畫如一或者後人衍此題墓上要知夫子葢嘗

為是書爾 劉昌詩蘆浦筆記

此書流傳已久故陶淵明季札贊云夫子戾止爰詔作銘唐張從申云舊石湮滅玄宗命殷仲容模搨大歷中蕭定重刻於石又有謂李陽冰學嶧山碑得此而後變化者據此數說則真仲尼書也歐陽公疑仲尼未嘗至吳且其字大非古簡牘所宜又有謂延陵之墓四字後世妄增即黃長睿董廣川皆以為疑卒未有敢定其真偽者但淳化帖所収字小而鎮江石刻字大不倫不曉

何故姑存之以俟博識君子 石墨鐫華

秦

嶧山刻石

嶧山始皇刻石其文李斯小篆後魏太武登山使人排倒之然而歷代摹拓以為楷則邑人疲於奔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摹寫然猶上官求請行李登涉人吏轉益勞弊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凡成數片置之縣廨須則拓取今間有嶧山碑皆新刻

之碑也封演聞見記

秦嶧山碑始皇帝東巡羣臣頌德之詞至二世時李斯始以刻石今嶧山實無此碑而人家多有傳者各有所自來此本鄭文寶云是徐鉉所摹寶又言嘗親至嶧山訪秦碑莫獲遂以鉉所摹刻石於長安鄭文寶記云徐公晚獲嶧山碑摸本師其筆力自謂得於天人之際太平興國五年登嶧山求訪秦碑邈然無覩今以徐所授摸本刋石于長安故都國子學世多傳之予家集録別藏李斯所書數十字尚存以較模本則見真偽之相遠也今俗傳嶧山碑者史記不載又其字體差

大不類太山存者其本出于徐鉉又有別本云出于夏竦家以今市人所鬻校之無異自唐封演已言其非真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爾皆不足貴也○集古録

鄒嶧山秦二世刻石以泰山所刻校之字之存者頗多而磨滅尤甚金石刻凡二十九字多於泰山存者嶧山字差小又不類泰山存者刻畫完好附録於此蓋集録成書後八年得於青州而附之同上

之罘山刻石

秦篆遺文纔二十一字鄱陽云汝州帖字僅十五予家所藏視汝帖多五字蓋呂公賜

書
本也其文與嶧山碑泰山刻石二世詔語同而字畫皆異惟泰山為真李斯篆爾此遺者或云麻温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杜甫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真者邪集古錄

按史記本紀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罘山凡刻兩碑今皆磨滅獨二世詔二十餘字僅存後人鑿石取置郡廨集古録以為非真此論非是蓋杜甫指嶧山碑非此文明矣金石錄

歐陽公謂其刻與泰山嶧山文同而字畫皆異吾子行撰周秦石刻音釋亦謂其與琅琊石文皆不類秦刻而不收録及考之董氏書跋謂嶧山刻字與泰山似異疑古人於書形類不一則此又有不當疑者予又安能定是非於其間哉金薤琳琅

漢

漢石經魏石經

漢碑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碑上悉刻蔡邕

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於堂西四十八枚廣三丈魏文帝又刊典論六碑附於其次水經注漢國子學堂之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此據後漢書儒林傳而言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一作四十六枚亦表裏隸字與水經注言三字者異又讚學碑一所並在堂前洛陽伽藍記臨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石刻在洛陽本在洛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洛人好事者時時得之若騏驎

一毛虬龍片甲今張壽龍學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論語之末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劉本無立字）郎中臣書上臣下皆缺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即蔡邕書姓名既亡無以辨之獨刻者陳興姓名甚完何其幸與又有一版公羊不知誰氏所得其末云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䧑議郎臣劉弘郎中臣張文臣蘓陵臣傅楨雜（雜未詳）下谿上缺谿上當是堂謂堂谿典也此

蓋鴻都一字石經然經各異手書不必皆蔡邕也三字者不見真刻獨此一字者乃當時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重開元中嘗藏拓本於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與法書名畫同藏蓋唐世以前未録前代石刻獨此見收其可寶如此東觀餘論

漢石經今不易得好古者所藏僅十數葉蜀中又以翻刊入石曾惇石刻鋪叙

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後漢

書儒林傳序云為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金石錄　廣川書跋云蔡邕鐫刻七經著于石碑號洪都三字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且曰魏一字漢三字按衛恒云正始中立三字石經江式論書表云魏邯鄲淳建三字石經于漢碑西皆與水經注合廣川書跋云云乃襲隋志之訛耳水經云光和六年立石於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魏正始中又刻古篆隸三字石經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隋志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其論云漢鐫七經皆蔡邕書又云魏立一字石經其說

自相矛盾金石文字記云按晉魏二書皆云立三字石經此獨以為一字則所謂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者安在邪新舊唐志有今字石經七種而注論語云蔡邕作又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蓋唐史以隸為今字也觀遺經字畫之妙非蔡中郎輩不能為以黄初後來碑刻比之相去不啻霄壤豈魏人筆力可到當以水經為據三體者乃魏人所刻儒林傳云為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史稱邕自書丹使工鐫刻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善隸兼備衆體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辦

史云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等正定諸經今公羊論語之後惟堂谿日磾二人姓名尚存別有趙䖍劉弘張文蘇陵傅楨左立孫表數人竊意其間必有同時揮豪者予詳玩遺字公羊詩書儀禮又在論語上劉寛碑陰王曜題名則公羊詩書之鴈行也黄初孔廟碑則論語之苗裔也識者當能別之隸釋

蔡邕本傳稱邕自書丹於石不言為何體書今世所傳皆為隸體至儒林傳序則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

相參檢注言古文謂孔氏壁中書以縯考之孔壁所藏
皆科斗文字孔安國當武帝之世已稱科斗書無能知
者其承詔為尚書五十九篇作篆為隸古定不復從科
斗古文邕獨安能具三體書法于安國之後三百年哉
漢建武時杜林避地河西得古文尚書一軸諸儒共傳
寶之一軸已為世所珍如此熹平距建武又幾載乃謂
六經悉能為古文非事情也或以邕以三體參檢其文
而書丹于碑則定為隸亦如孔安國之書傳邪儒林傳

序疑字有誤者初邕正定六經與堂谿典等數人同受詔令六經字體不一當是時書丹者亦不獨邕也姑識其末以俟博識君子 張縯石經跋

孫叔敖碑

楚相孫呰碑不見書撰人名氏攷史記本傳列於循吏之首獨載敃幣高梱事為詳而碑則略之埋蛇陰德僅書於劉向新序屬子云云則在優孟傳然其文意皆不同碑謂生於季末仕於靈王則謬矣且莊之後為共為

康為郊敎歷三世凡五十年始為靈安得仕於靈卒後數年而莊復封其子邪六一先生跋喜其得叔敎之名兼以集録二十年求之博其勤乃得之故不暇訂正耳

劉昌詩盧浦筆記

周府君碑

漢周府君碑六一先生凡三四跋最後方辨其名璟蔣穎叔作武溪深乃謂名煜且押之韻蓋石古剥落以其形似求合于君光之字故云爾曾南豐集顧云從知韶

州王之材得此碑書來曰按曲江縣圖經名晰則併與其形似而不辨何至遽信而以六一為未詳考邪同上

魏

大饗碑

魏文帝以延康元年幸譙大饗父老立壇於故宅壇前建石題曰大饗之碑相傳為梁鵠書圖經云曹子建文鍾繇書漢隸字源

公卿上尊號奏

魏公卿上尊號奏漢隸字源云延康元年立在潁昌府唐賢多傳為梁鵠書今人或謂非鵠也乃鍾繇書爾未知孰是集古録

受禪表

黄初元年立在潁昌府臨潁縣魏文帝廟内劉禹錫嘉話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絶漢隸字源魏受禪碑世傳為梁鵠書而顔真卿以為鍾繇書莫知孰是集古録

鍾繇賀捷表

鍾繇法帖曹公破關侯賀捷表也其後書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鍾繇上魏志是歲冬十月下遂書孫權請討關侯吴志書閏月權討侯以魏吴二志參校是閏十月矣吴志又書十二月權獲侯權以閏十月方征侯至十二月獲之明年正月始傳首至洛鍾繇安得于閏十月先賀捷也今世盛行復有二本字大小不同小字差類繇書然不知其果是否姑並存之以俟識者集古録

右魏鍾繇書其辭云戎路兼行履險冒寒㐰述曹仁徐晃破關侯事其後題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臣繇上按建安二十四年冬曹公軍于摩陂而仁等破侯後未嘗出征履險冒寒之後又古人箋啟不書年此二事可疑又云侯已被夭刃摅三國志侯圍曹仁於樊為仁所敗而走後為孫權兵侯于臨沮與此帖不同同上

歐陽文忠集古録謂世傳鍾繇賀捷表稱建安二十四

年閏月以問孫思恭思恭以為閏十月良是但云據吴志權閏十月才征侯至十二月獲之正月乃傳侯首至洛陽則鍾繇安得於閏十月先賀捷也又再題云建安二十四年冬曹公軍於摩陂而曹仁等破侯後未嘗出征履險冒寒之後又古人牋啓不書年此二事可疑今按魏志是年十月操自漢中還孫權上書以討侯自効王自洛陽南征侯至來年正月始還則正當寒際故云履險冒寒也操未至而徐晃已攻侯破之侯走則此表

所謂征南將軍與徐晃并力而侯已被矢（表中作矢）刃者正是也則此表與魏志所書正合非偽也蓋此表特賀閏月徐晃之破侯非謂賀十二月權之殺侯也因此致疑又案古人牋啓多不用年表奏則與牋啓異其稱年無疑又魏志是年九月相國鍾繇免故此表於閏十月但稱東武亭侯耳皆與史合其曰南蕃者蕃音皮謂南皮郡也東武南皮之屬故并著之今人讀為蕃鎮之蕃誤矣此表世傳本有二字雖大小殊而其體小異不同蓋

後人臨摹之變耳政和七年五月十三日東觀餘論

昔人辨鍾元常書謂字細畫短而逸少學此書最勝處得於勢巧形密然則察真偽者當求之於此其失于勁密者可遥知其偽也賀表畫疎體枝鋒露筋絶不復結字此決非元常之為也永叔常辨此謂建安二十四年九月關侯未死不應先作此表論辨如此正謂不識書者校其實爾若年月不誤便當不復致辨邪辨書者於其書畫察之當無遺識矣廣川書跋

鷂雀賦

項傳長安人有得思王真蹟鷂雀賦者及得張芸叟待郎所刻本觀之乃近代偽帖也按草法亦如真行孳乳寖多故後代草字有唐以前所無者如於字必字之類魏晉六朝人草此字止如行書於必如此作至隋唐以來始省為[illegible][illegible]如此作故前輩云於字必字無草書是也今偽書鷂雀賦三字皆如唐人草法此一妄又賦之首既書賦目復冠以曰字此殆妄人錄類書中子建此賦書

之故妄去去字未詳何本以妄為忘曰字其陋如此今藝文類聚亦有此賦此二妄末有武攸暨題字乃作今市井人所作僞古篆仍云以永其傳此近人語唐世未之有也此三妄又數印章云唐人印乃與今市肆所作印篆形模字畫無異及末有静華二字乃摹法帖子敬字中動静及華新婦字此四妄其末又有子建畫像神氣甚俗衣冠筆勢亦若今畫院畫史所為前人畫不如此也此五妄也東觀餘論

晉

王羲之蘭亭序

晉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遊山陰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郄曇重熙太原王藴叔仁釋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絶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搆别體就中之字最多二十許箇變

轉悉異遂無同者其時乃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無如祓禊所書者右軍亦自珍愛留付子孫至七代孫智永遺付弟子辨才太宗購募蘭亭知在辨才所以計取之（事詳蕭翼傳）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四人各搨數本（宋濂云趙模諸葛貞得其筆意湯普徹得其形似馮承素于形意二者兼有之）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今趙模等所搨在者一本尚直錢數萬也（何延之蘭亭記）

劉餗傳記云蘭亭序梁亂出於外陳天嘉中為僧智

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或以獻晉王即煬帝也帝不知寶後僧智果借搨及登極竟不從索果師死弟子辯才得焉文皇為秦王日見搨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焉多知在辨才處使歐陽詢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貞觀十年搨十本賜近臣蘭亭博議

隋末廣州好事僧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蘭亭書二曰神龜以銅為之腹受水一升以水貯之則能行三曰如意以鐵為之光明洞徹如水

品

唐太宗特工書聞右軍之蘭亭真蹟求之得其他本若第一本知在廣州僧而難以力取故令人詐僧果得其書僧曰第一寶無矣其餘何愛乃以神龜如意皆棄之古今法書苑

智永臨本懷仁後序

右軍蘭亭修禊前序世傳隋僧智永臨寫後序唐僧懷仁素戕麻所書共成一軸唐初虞褚輩多臨蘭亭而永禪師實右軍来裔頗能傳其家法故此書活動宛有迴

鸞返鵠之意較之世閒石本何啻九牛毛邪懷仁亦唐之書僧號為能習右軍書者首尾映帶殊為尤物錢唐吳說題蘭亭博議

陸臨蘭亭

唐司議郎陸柬之書頭陀寺碑前少兩幅書內空山字後筆以氏族志檢之父名山才遂以為定及王詵處收錢氏陸臨蘭亭遂皆空山字王仲孜收蘭亭詩一卷詞云悠悠大象運殆是一種分開物米芾書史

唐人模本

陳廚之評唐人模本云平生三見唐人模本蘭亭敘一見泗南山杜氏木刻者一是周延雋家本一是薛中書家唯薛氏本冠諸家本其傳模不失真處決非定武石刻所能及然不善為斷血指汗顏模書手未免有之俞松蘭亭續考

定武本

周勛云唐太宗既得右軍蘭亭序真蹟使趙模等摹搨

以十本賜方鎮惟定武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輿作牡丹賦刻之碑陰事見墨藪今墨藪無之世號定武本薛師正向尚書之為帥求之不得其猶子紹彭徧索之無所得聞公厨有石用以鎮肉刻文不知云何亟取視之乃刻牡丹賦於背者紹彭别刻石以易之攜玉石歸長安私第宣和中詔於其家取之乃連夜墨搨冀得多蓄流傳人間每疊三紙加氈墨焉故最下者近石字内為真在上二紙字畫愈細蘭亭博議

慶歷中宋景文帥定武有舉子攜此石至郡死于營妓家本營吏號孟永清者見而識之取獻景文景文喜甚不敢私有留于公帑世謂之定本後為薛道祖攜以歸長安宣和中有旨取舊石置睿思殿嘗以墨本分賜近臣時先君通籍殿中遂得此本間關兵火之餘迨今數十年袐藏不墜豈有物之護持因書所聞以告來者淳熙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東平榮芑書蘭亭續考

宋濂云世之論定武蘭亭其說頗不同有謂唐太宗

詔歐陽詢搨本刻石禁中至晉時契丹輦至殺狐林
棄而北歸宋慶歷中韓忠獻公壻李氏者獲之至宋
景文公帥定武始從李氏之子購藏庫中相傳得於
孟永清者蓋非也熈寧中薛師正出守甚珍惜之别
刻以惠求者師正之子紹彭又勒于他石潛易元刻
以歸長安是定武有三刻矣有謂太宗既葬繭紙蘭
亭而刻石亦見殉昭陵既發耕氓負石為擣帛用定
武一士人見四周龍鳳文隱起知為禁中本以百金

市之以歸謂之古定本王君既知長安移文索入公庫又謂之古長安本既而公庫火石焚馮當世再入石是定武則有二刻矣傳聞異辭是二說者已不能歸于一致況欲索于肥瘦完損之間邪潛溪集

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事物皆然而字畫為尤甚世之法書亘古窮今王逸少為稱首永以為訓不可復加然精麤真偽在當時在後世或猶有疑者逸少嘗作意書表上穆帝帝使張翼摹紙色長短相類者臨寫而題後荅

之視亦不覺詳視乃歎曰小兒亂真遒爾邪在當時已自疑如此唐初去永和猶未遠相傳以叙草為遺蹤之冠太宗寤寐求之以王氏家傳在其孫智永弟子辯才處用房玄齡計得之及攷紀聞所載乃云元草為隋末時五羊一僧所藏誓與死守太宗以威驅勢脅而後得之二說不同則此叙真蹟又有可疑如此自匣殉之後獲見硬黄嚮搨者且為欣幸迨于明皇始刋之于學士院洎顯宗朝又刋于翰林待詔所攷其二石一乃懐仁

所臨前穫而後肥一乃王承規模刻豐殺得所轉搨精神至石晉時耶律輦藏北去遺是石於殺狐林遂號為定武本亦不知其為學士院本邪或待詔所本也後汴京書坊亦刻一石咄咄逼近而摹手差劣識者謂之贋本時人鮮克致察而墨本茲焉可疑宣政初薛紹彭易定武石歸藏于家敲刷過多駸駸剥裂上之天府更以他石別鐫其致疑滋甚二百年間博雅君子家模而户刻之無非根苗于定武本其庸工者駮乎無以議為而

精緻者得真十六七互相詆訾而收藏者為疑又將如何自非得之之正傳之之的雖明察秋豪欲決其近似之惑亦恕乎其難哉雙槐仙祖政和間為博士日得是本于定守之故家攜歸祕篋示為子孫矜式淳熙中闔入伯父位愛護惟謹近為鬻碑者所得不期而遇若有神明呵禁之者价驚喜之餘亟以倍價復歸較之所集蘭畹數十本何啻驪珠之與魚目瑜瑾之與碔砆筆勢自然精微遒勁玩味不能釋手信乎其為王丞規舊本

也嘉定己巳中秋鄭价裕齋志蘭亭續考

右軍蘭亭叙古今所共寶而入石者非一大抵當以定武本為最勝然世之所傳者每有肥瘦之不同宋尤延之謂瘦者為真定武而王順伯則主肥者二公皆好古博雅其辨古今石刻真偽甚為當世所推重而於定武一帖所論不同如此戴良叔能題同上

蘭亭帖世以定武本為冠自薛向作帥别刻石易去于元石鐫損天流帶右四字以惑人然元本亦有法可辨

鐫損四字一也管弦之盛字上不損處若八字小龜形二也是日也觀宇宙兩行之間界行最肥直界伸脚十字下出横開外三也管弦之盛盛字之刀鋸利如鈎四也痛字戉筆處不糢糊五也興感之由由字類申列叙之列其堅如鐵釘此其大略然定武又自有肥瘦二本而鐫損者乃瘦本為真定武無疑何以知之今復州本以真定武本重摹亦鐫損四字其字極瘦王順伯尤延之爭辨如聚訟然瘦本風韻竟勝豈能逃識者之鑒其

瘦本之石宣和間就薛珦家宣取入禁中龕于睿思殿東壁建炎南渡宗澤遣人護送此石至維揚寇犯維揚不知所在或云金人以氊裘畏之車載而去 王氏法書苑

金人盡取御府珍玩以北此刻非所識獨得留焉宗汝霖爲留守見之并取内帑所掠不盡之物馳進高宗時駐蹕維揚日置左右踰月鹵騎大至倉卒渡江因此竟復失之向子固爲揚帥高宗嘗令冥搜之竟

不獲王明清揮麈録

歐陽文忠公集古不録定武本謂與王沂公家所刻不異自山谷喜定武本以為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於是士大夫爭寶之其實或肥或瘦皆有佳處此本差肥而鼠有精神號唐古本或云在永興軍蘭亭博議

唐人集王書碑多集修禊序中字皆與定武本相類蓋此得其真宜其貴重於世薛氏所摹易者偶是缺本或者遂以完缺辨先後而謂薛氏鑱去五字以自別未為

至論然較三本之優劣則肥而完者最得運筆意薛道祖䥴題為唐古本臨川王厚之跋同上

夫以肥瘦別定武先後本亦是妄論予留都下九年士大夫家所有蘭亭帖本數見之往往筆瘦而刻畫太朗者甚多校之肥本自永和九年而下只此一行其運筆自然氣象深厚已不可及其間如會有咸流弦暢清可浪猶齊攬數字相去尤勝天淵他皆如此又肥本字畫之傍石紋皴動如輕烟籠染披拂未去之狀俗語謂之

紛紋此尤不可偽為前歲見范元卿所藏渠却未深信肥本者人固各有見也袁說友書同上

蘇耆家第二本少長字世傳衆本皆不及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捺筆鈎廻筆鋒直至起筆處懷字内折筆抈筆抹筆皆轉側褊而見鋒蹔字内斤字足字轉筆賊豪隨之於斫筆處賊豪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米芾書史

永字無畫發筆處微折轉和字口下横筆稍出年字懸

筆上湊頂在字左丿反别歲字有點在山之下戈畫之右字脚斜拂不挑流字内乙字就回筆不是點殊字挑脚帶横是字下疋凡三轉不斷趣字波略反卷向上欣字欠右一筆作章草發筆之狀不是掭抱字巳開口死生亦大矣亦字是四點與感感字戈邊是直作一筆不是點未嘗不不字下反挑脚處有一闕如此甚多略舉其大槩持此法亦可以觀天下之蘭亭矣姜夔蘭亭偏旁攷

各處摹本蘭亭石刻癸丑二字略小而相連崇山二字

旁注因寄所託因字中改曾不知曾字旁注作僧字向之二字痛哉痛字悲夫悲字斯文文字皆改而筆重視昔之下圈去二字東觀餘論云晉史逸少傳無曾字乃是徐僧權得之用名字小印押縫耳歲久止存僧字後人不知誤為曾字脱落增添此字耳因并記之王佐識

格古要論補

我生適癸丑倒指十四周中間幾今古沿革難泝流長歌繫顛末後山無與儔區區訪寡陋欲陳難贅疣

書家一詞稱定本審定由來有要須氊墨或因三疊紙針爪天成八段錦中古亭列九處剜最後湍流五字損界畫八麤九更長空一尾行意不盡歐公集古莫之珍道祖懐璧西歸秦雲林寳晉最愽雅肉骨喻借脩江人近世王尤號多識肥瘦聚訟徒紛紜手追賴有吴姜輩麤於斯文能寫真真僞要區别驪黄俱小節摸拓偶濃淡豈足病奇絶取玉棄木石貴完次剥缺鑒裁當精深副以右方訣曾氏審定蘭亭訣○格古要論

世間石刻無慮數十百本而共推定武本以為冠諸家辨別真贋其說不一或以薛紹彭刊石易舊本歸其家鑱去湍流帶右天五字令世所存本此五字不全者薛氏舊物也又仰字如針眼殊字蝌爪列字如丁形凡有此者皆望風以為真而未嘗有確然辨其帖之所以善所以不善者夫世之所以貴定武本者以其鐫刻精好不失右軍筆意而已非以其能為針眼為蝌爪為丁形也使真能得其筆意雖無此三者不害為善本況此三

者皆可以人力為而其筆意非真能者未易辨今不求
其本而區區焉注目於其末此相馬而惟記其驪黄牝
牡豈不為九方臯所笑乎山谷論此帖以為無一字一
筆不可人意摹寫或失肥瘦亦自成妍要皆存之以心
會其好處此真能觀書者也顫川曾槃樂道題蘭亭博議
歐陽公著集古録言定武二民家各有石較其本纖毫
不異是則定武有二本從來久矣彼宋諸賢謂薛向之
子嗣昌私易定武本别刻石以留公庫此論千人一律

今以歐公所論則明有二本薛守定武果易以歸則民間猶有一本是公庫本為第三本矣議者又謂嗣昌鑱損湍流帶右天以亂真後入宣和曲水亭予嘗毫髮辨證亦微有不同此卷壓角小印正嗣昌名印而米襄陽親跋猶真舊藏張參政孝伯家其子寺丞即之以書名一時大變古體遂不能傳印識猶可攷也今以予平昔所見本悉疏于後

不損本趙明誠本前有李龍眠蜀紙畫右軍像後明誠

親跋明誠之妻李易安夫人避難寓吾里之奉化其書
畫散落往往故家多得之後有紹勲小印葢史中令所
用印圖畫者今在燕山張氏家
王順伯本第一跋是王𤔡順伯名厚之號復齋有金石
録家藏石刻鐘鼎篆籀鑑銘泉譜侔内府其家兵後不
廢近歲丁未飢越新昌尤慘遂悉散落始歸于龍翔道
士黄石翁黄祕不示人後有順伯為浙西提舉時攜入
祕省諸賢題名皆有其最著者樓宣獻劉文節今亦歸

張氏

趙子俊孟籲得於閩中有摟宣獻跋翦碎作册葉與二本無異今歸子昂承旨家

蘇承旨易簡第一跋後有元豐諸賢同觀于鄞之城南崇法院有舒信道字畫然不著名在内侍譚氏家精神無豪髮恨

趙子固本舟過嘉興遇風舟沒子固疾呼曰蘭亭在否舟人負以出子固作跋識其事復題八大字曰性命可

輕此寶難得予固死入賈相家賈敗籍于官有官印歸濟南張參政斯立今在集賢大學士李叔固家

潘經略時本題識皆德鄰手書滿軸予以有米跋本遂贈鄧善之文原鄧借田師孟師孟有借書不還癖因留之予跋乃翦去矣

損本龍圖閣學士劉公克莊本細書滿紙後有賈相跋亦滿紙括蒼鄭陶孫為福建儒學副提舉得之為翰林應奉貧質于瓷罷劉氏屢入予錢卒以逋重為劉氏所

得有叔信父印損本多有叔信父篆印蓋宣和曲水亭既成
亟以御筆緜京兆薛嗣昌家宣取留内璫所碁以匱金
紙印越蟬翼紙疊三紙連印故下本肥中本著中上本微瘦
然皆無異此本子昂得于都城裝成册葉瓷䃣劉生手
之不置以銀壺杯盂易之
翰林承旨趙孟頫家本得于雲溪陳侍郎振宗伯玉號
直齋其家藏書冠東南今盡散落于家亦得其數十種
此本亦有叔信父印

翰林侍讀學士張伯淳本有黄豫章跋于每疑饒損與山谷差有先後然本無異前數本更俟他日以攷袁桷清容居士集

蘭亭如聚訟自宋已然即以定武一石言之有肥者有瘦者有五字未損者有五字損者何子楚王明清謂唐時諸供奉搨此帖獨歐陽率更逼真石留之禁中他本在外爭相摹搨而歐本獨不出邪律徳光先入汴得而棄之殺狐林流傳李學究家以至復入公庫所謂未損

本也定武薛帥子紹彭摹之他石以應世購潛易古刻于淛流落左右五字微剔一二筆藏于家大觀中人主知之取進御龕之宣和殿壁師陥諸珍寶悉逐之北而此獨留宗汝霖得之以進光堯至維揚而復失之所謂損本也然則紹彭之所別摹者亦得稱未損本也未損本既有兩種不易辨而先搨者又不可得蓋不能不取極損本矣董逌謂定武非歐筆為湯普徹臨亦未有據至所云肥瘦本或以定武有二石或以搨法少異格之

殊不知辨千里者不當在驪黄内也弇州續稾

玉枕本

蘭亭帖自唐以後分二派其一出于褚河南是為唐臨本其一出于歐陽率更是為定武本若玉枕本則河南始縮為小體或謂率更亦嘗為之王禕忠文公集

王佐云臨江府有玉枕蘭亭帖永樂中佐得之燬于火惜不知是何人所書近在南京李莊家見之云是趙子昂所書字皆蠅頭小楷方四五寸字行如蘭亭

古本 格古要論

淳化本

予嘗蓄一二禊序近歲得亟少董所藏義龍董氏淳化中本最勝少董跋其後甚詳自言董氏有三百本取其尤者三此又其最佳者後多名士題跋而曰君秀實大篇亦以此為三本中第一故尤寶之與此本無一毫之差而此長半寸許當是裝潢者用刷太重遂引而伸之爾 攻媿集

褚蘭

山谷嘗論褚河南所臨反豐肥因及洛下張景元龍圖所藏而云劚地所得者蓋築地則此石當為杵碎因築得之中有柄竅縱横廣僅數寸大都不過三十餘字初號杵蘭其字輕瘦勁健與定武本不可高下神氣飛動尤覺天成識者云此真褚河南所臨也自是易名褚蘭猶憶静躁諸字妙處不能形容以此知昭陵所藏蓋可想見河南郭班題蘭亭博議

米元章題永徽中橅本云永和九年暮春月内史山陰
幽興發羣賢題咏無足珍叙引抽豪取奇扎好之寫來
終不如人助留為後世法二十八行三百字模寫雖多
誰定似昭陵竟發不知歸尚有異形終可秘彦遠記模
不記褚要録班班有名氏後生有得苦求高俗説紛紛
那有是 蘭亭續考

三米本

蘭亭葬昭陵真蹟不復出摹勒豈無誤拓本徒髣髴能

解此意然後可與語蘭亭也流俗不察獨取定武本為真妄矣予頃見唐刻本有二一是貞觀間石刻一是泗南山杜氏所藏板本崇寧初米老嘗模刻于寶晉齋號為三米蘭亭鋒勢筆法絕不類他本區區寳愛定武本者是不知有唐刻本也蘭亭博議

都下木本成都本

蘭亭禊飲詩叙二本前一本是都下人家用定武舊石刻摹入木板者頗得筆意按此即所謂棠棃板本一本

以門下蘇侍郎所藏唐人臨寫墨跡刻之成都者中有數字極瘦勁不凡東坡謂此本乃絕倫也黄山谷集

寶月本

寶月刻蘭亭序東坡為譜於後蓋子由得於中山舊石故今所摹獨傳于蜀中州人或未知也予觀世所傳蘭亭書雖衆其搨摹皆出一本行筆時有異處蘩當時摹書工拙惟祕閣墨稍黑更無氣象可求知後人所為不足尚也貞觀中詔令湯普徹搨蘭亭賜梁公八人而普

徹亦竊搨出外以傳普徹自能書識逸少筆意故雖摹搨自到極處逮褚河南歐陽率更臨蘭亭則自出家法不復隨㸃畫也故世以善歸之普徹蘭亭真本世不復知至普徹典刑猶有存者今所傳皆本於此中山者盖其一也廣川書跋

悅生堂本

宋景定咸淳間賈似道枋國定武舊刻流落人間者㪺不以資其清玩嘗俾其客廖寺丞參校諸本異同擇其

字之尤精善者輯成一帖令婺之良工王用和刻之經年乃就尋補用和勇爵以酬其勞其石後入京師今在故執政吴公家黄學士集○宋濂云蘭亭悅生堂本係宋相賈師憲命其客廖瑩中參校定武諸本采字之精善者輯成一帖按師憲遺竄逐時朝廷命王孟孫籍録其家石刻蘭亭多至八千匣當時方回奏劉亦頗及之度其所藏者善本必多故廖所采輯薦紳家號為至精

宋濂云定武已有二刻其後又有棠棃板本洎馮當世錢仲明曹覓范序辰悅生堂新塘李氏等本不翅五十餘家雖皆祖定武而其筆意相去殆若天淵之

懸隔矣潛溪集

王世貞云悅生堂一百十七刻以修城為甲而定武諸本次之古懿永興宣城又次之弇州續稿

大業石本

龔聖予云禊序有大業間石本其後有隋諸臣銜位然則在智永未藏之前此帖亦當入御府周密雲烟過眼録

復州本

復州裂本首六行斜裂第一行闕會字又永字與二行

會字三行畢字四行修字五行為流二字六行弦字正當裂處十三行因字改筆作小仲字十七行向之字差大二十五行視昔下二字作圈夫字上露初也宋末行文字稍重乃景陵郡齋舊物湮沒民間宋紹興丁丑郡守何文度搜訪得之胡祭酒頤菴集

豫章本

豫章裂本首行闕會字第二行亭字第三行羣字第六行列字第七行幽字第九行勝字俱有闕白又第九行

觀字第十行以遊二字十一行樂也夫三字十二行抱悟言三字十三行形骸之外四字十四行其欣二字正當裂處餘同復州本同上　按洛巖老人跋云蘭亭序草入石者非一當以定武古本最勝徽猷閣學士胡世將守豫章刊二本一出於錢氏負觀石本一不言所出然俱不逮定武本也

江州本

江州裂本首行闕會字第五行湍字第六行坐其二字第七行詠亦二字第八行清惠風三字第九行之盛二字正當裂處餘同復州本同上

鄱陽本

鄱陽汪相家裂本首行闕會字第二行亭字三行皐字四行流激二字七行幽字九行盛字十二行内字十七行隨字十八行猶字廿二行若字廿三行生字皆有闕白又其裂處正與豫章本同後有圖書二一云忠衛社稷之家同上

處州本

處州劉涇本云是巨濟刻家藏絹本首行會字全末題

模家本留刻仙都又題紹聖丁丑蜀人劉涇字皆全惟第三行畢字闕白同上

石氏本

石氏肥本云是石熙明摹刻石首亦闕會字筆畫雖肥而意度亦有可取同上

不知處本

不知處本首行亦闕會字其中多有細裂而意度亦好同上

淡墨本

淡墨本前八行横裂第一行暮字二行亭字三行咸集字四行有字五行流字六行管字七行幽字八行暢字仰字正當裂處又十七行十八行有細裂文其原不知何處同上

劉無言本

劉無言本首行亦有會字筆勢稍活動當是重刻褚本褚本在宋時初藏蘇氏米元章以名畫易得之極為寳

受後嘉熙庚子西秦張澂清淑摹刻上石不知無言何時又重刻也同上

永嘉本

永嘉本云是智永臨寫宋紹興間太守程邁刻寘郡齋筆勢雖縱逸而未免失真首行會字亦全末有孫綽後序是唐乾封三年僧懷仁集書又有秦檜吳傅朋題識具在同上

北京本

北京本近在天師巷土中規模意度與豫章本略同今在北京國子監中同上

右蘭亭諸本當以復州本為勝次豫章本次則劉無言重刻本次北京本其他皆不及也豫章胡儼記同上

金陵清涼本

蘭亭帖世有定武本為第一金陵清涼本為第二其定武本宋建炎南渡不知存亡清涼本洪武初因寺廢入官其石留天界寺住持僧金西白盜去後事覺其僧繫

獄死石亦不知存亡　格古要論

考蘭亭

書之有六義有八體有脫簡闕文之疑有豕亥魯魚之辨考者考其字之訛謬也非考其字之姸媸也考其字之姸媸後世之末學也梁武評書按一時之遺跡數語以形容庚肩吾又品第其高下不過論其大略而已未有提出一碑一碣縱論其善惡者尤未有一碑變數十百碑如蘭亭叙者也予因觀蘭亭考而有感焉推其

源流辨其同異列其所自出萃前賢之論賛亦可謂好古博雅之士矣問其精者之所以為精不善者之所以為不善則未嘗有決詞也夫以一紙之字臨摹響搨數十百本而刻之雖不能不失真猶可曰互有得失葢所傳者之未遠也然一石之字槌拓之間且有紙墨工拙之異濃淡肥瘠之不同豈有一碑轉相傳禪變而為數十百種而有不失其真者乎一傳而質已壞再傳而氣已漓三四傳之後尚髣髴其流風餘韻者鮮矣盍亦求

其初乎本朝黄山谷鼂善評書其論此碑也則曰諸庭誨所臨極肥張景元所得鈌石極瘦惟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三石皆有佳處又謂定州石入棠棃板者字雖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真風流氣韻映冠一世可想見也今時論書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妒異曾未夢見右軍腳汗氣斯言慷慨激烈似亦審矣東坡則曰放曠自得郭河南則曰神氣飛動殊覺天成或曰道媚勁健或曰温潤典刑或曰謝脫拘束皆未為精密

也米南宮之贊雖奇崛鏗鏘殊覺滉漾其曰永和字全其雅韻九觴字備著真標浪字無異於書名由字益彰其楷則亦庶幾乎得其實也或謂定武本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而為曾公樂道譏之曰恐為九方皐所哂然驪黃牝牡之不記則有之決不以犬豕豺狼麋鹿而謂之馬也茍能於永和九觴浪由仰殊列九字之中開九方皐之目亦未為過近世如尤錫山王復齋皆喜評碑帖陸象山謂二公於蘭亭一主肥一主

瘦二公猶爾其孰能決之惟高宗皇帝贊曰禊亭遺墨行書之宗真百世不易之訓予嘗味山谷之評以蔣肥張瘦惟定武本不瘦不肥其論雖審而觀者未悟其意後之翻刻者止求於不瘦不肥之間則字畫停勻反成吏筆尚何足以語蘭亭乎其意蓋曰定武本有肥有瘦肥者不剩肉瘦者不露骨此右軍之字所以為行書之宗也夫賞鑒識別之嚴各隨人品而上下昧者貴耳賤目矜已忮善未易以口舌辨也間有雅尚君子挈長度

短博覽研校不過至定武重開本而止蓋初本罕落東南未易見故也予見此序亦多矣雖不能盡知何處所刋每見善本亦未嘗不為之躍然及見中原故家舊本於是心降慮消氣融神暢又懼其見之未博也疑必有過於此者廣采近時精鑒之士所共推為善本者十餘家點點畫畫錙銖而考之未見其可以伯仲稱也脫肥者必失之氣濁瘦者必失之骨寒神癡而質俚者有之意縱而筆狂者有之或同兒戲不知其醜而疥于石者

繁瑣可羞也若後世再有王右軍則後之蘭亭或勝若後世未有王右軍則蘭亭當求初本無疑不見初本政自不必觀蘭亭也昔有所謂古蘭杵蘭褚蘭今予作考蘭四卷遂字疏于其下云 王柏魯齋集

蘭亭集刻

蘭亭一百一十七刻裝褫作十册乃宋理宗内府所藏每版有内府圖書鈐縫玉池上後歸賈平章至國朝有江南八十餘年之間凡又易數主矣往在錢唐謝氏處

見之後陸國瑞攜至松江因得再三披閲并録其目真

傳世之寶也

甲集一十二刻州郡

修城本葉仲山跋　定武古刻　定武闊行若合一契行闊

定武肥　定武瘦　定武板刻霍子明跋

定武缸石　定武斷石　兩京斷石

古懿郡齋　永興　宣城

乙集一十三刻

舊梅花　三衢板刻　安吉古苕真草

臨川麻石　臨賀　豫章二

静江府　復州　鼎州後有武陵二字

古潭　新梅花　宣城南陵

丙集一十刻

蘇州府治　福州府治　福州棗木

道州　隆州　永嘉

郴州　古雲斷石　金陵三米米芾米友仁米

知友　　蘭亭重言

丁集一十刻

紹興府治二　紹興倉司　紹興府學

紹興古刻　餘姚縣治　曲水詩蘭亭

曲水詩前　曲水詩後　婺州府治褚遂良摹

戊集一十刻內府

高宗臨定武米友仁跋　唐貞觀　太清開皇

祕省　內殿　內司四

京師玉堂

巳集九刻雜集

玉枕　花石　柳誠懸大字

唐人硬黃臨　唐人雙鉤　晉唐刻

孫過庭草　彭城小字　京師鵝黃棗木黃紙

印

庚集一十刻故家

蔡君謨臨　薛紹彭　秦少游小子

安定家藏　辛道宗　建康晁謙之

紹興湯氏　南昌京氏　廬陵胡氏

蜀劉涇　唐摹刻

辛集一十四刻

吴說草書　吴瓚　劉無言臨

龍潭潘氏　方朔習寫　周平所藏

臨江張氏　天台丁氏　新安汪氏

江西故家　廬山甲秀堂　九江陶氏

循王家藏米芾跋云壬午閏六月九日大江濟川亭艤寶晉齋艎對紫金浮玉羣山迎快風消暑重裝　番易洪氏

壬集一十四刻

金陵畢氏　廬山吳氏　紹興曾氏

紹興石氏二　毘陵尤遂初　李忠愍所刻

新唐李氏　江陵丘氏二　東陽郭氏

昌谷曹氏三

癸集一十四刻

趙虛齋　呂氏家藏　建鄴朱氏

大梁曾朴　陸子輿　韓松

陸載之　胡世將　王林二

趙菊坡　不題名二　錢唐李和輟耕錄

永樂内府本

前翰林檢討王偁得蘭亭墨本以進文華殿蓋唐人鈎摹者睿旨命刻石間賜大臣及近臣楊士奇東里集

周邸蘭亭

蘭亭禊序自陶九成所紀賈秋壑家藏修城定武一百十七刻又廿年而周邸之刻繼之其聲價劇出諸刻下雖有定武及肥瘦褚摹唐賜五帖之不同而結構波拂一一出憲王指腕無山陰神駿意第龍眠畫與王手書諸說却他本所無亦足稱禊史弇州山人稾

東陽本

近年揚州僧舍發地得二石皆蘭亭舊刻一缺其前一缺其後鹽運使何士英裁齊合之為一前所存者十八

行止猶不二字後存者十行起能不二字兩本肥瘠相近清韻可愛世傳宋忠陵駐蹕於揚金人奄至所愛蘭亭墜之而去此豈是邪揚士奇東里集　按王佐云士英以宣德四年得之十年致仕攜此石以歸金華一面肥本一面瘦本與此云兩本肥瘦相近者又迥異

頴上本

嘉靖八年頴上村民耕得此石送縣治縣官都不省視送之學官齋夫移置鄰壁磨房逮丁酉清明孔文谷先生溢憲此邦聞而索之亟屬姜君龕諸明倫堂中黄庭

另一石龕左右列邢侗來禽館集

黃庭經

黃庭經一篇晉永和中刻石世傳王羲之書書雖可喜而筆法非羲之所為集古錄

黃庭經有數本或礬搨或刊刻皆正書蓋六朝及唐人轉相摹仿所以不同世傳黃庭真帖為逸少書僕嘗考之非也按陶隱居真誥翼真檢論上清真經始末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所授弟子司徒公府長史

舍人
真誥作楊君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許君及子

上計掾掾以付子黃民民以傳孔默後爲王興先竊寫

之始濟浙江遇風淪漂惟有黃庭一篇得存蓋此以真誥校

經也僕按甲子歲逸少以晉穆帝昇平五年卒是年歲

在辛酉後二年即哀帝興寧二年始降黃庭於世安得

逸少預書之又按梁虞龢論書表云山陰曇𨝮村養鵝

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

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兩章便合羣以奉於是

羲之便停半日為寫畢攜鵝去晉書本傳亦著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初未嘗言寫黃庭經也以二書考之即黃庭非逸少書無疑米芾書史云黃素黃庭經一卷是六朝人書陶穀跋云山陰道士劉君以羣鵝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晉史載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因李白詩送賀監云鏡湖流水春始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世人遂以黃庭經為換鵝經甚可笑也此名因開元後世傳黃庭經多惡札皆是偽作唐人以畫贊猶為非真則黃庭內多鍾法者猶是好事者為之耳然陶隱居與梁武帝啓云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蓋此啓在著真

誥前故未之考證耳至唐張懐瓘作書估云樂毅黄庭
但得幾篇即為國寶遂誤以為逸少書李太白詠之作
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黄庭换白鵝蓋欲隨之耳初
未嘗考之而韓退之第云數紙尚可博白鵝而不云黄
庭豈非覺其謬歟然今此帖始見于梁代蓋晉興寧以
後或宋齊人書也東觀餘論
伯思之論似若詳悉矣以予考之其説非也蓋書黄
庭經换鵝與書道德經换鵝自是兩事伯思語黄庭

之傳在右軍死後二年此最失於詳審也道家有黃
庭内景經又黃庭外景經及黃庭遁甲緣身經黃庭
玉軸經世俗例稱為黃庭經内景經乃大道玉晨君
所作扶桑大帝君命暘谷神王傳魏夫人凡三十六
章即真誥所言者外景經三篇乃老君所作即右軍
所書者與魏夫人所傳者初不同予家舊藏右軍所
書外景經石刻一卷凡六十行末云永和十三年五
月二十五日在山陰縣寫與小歐陽集古錄目校之

與文忠所藏本同則右軍之寫黄庭甚曉然緣諸公考之未詳故未免紛紜如此黄伯思謂與梁武啓在著真誥之前此又曲為之辨也予又嘗於道藏中得務成子注外景經一卷有序云晉有道士好黄庭之術意專書寫嘗求序人聞王右軍精於草隷而復愛白鵞遂以數頭贈之得其妙翰右軍逸興自縱未免脱漏但美其書耳張君房所進雲笈七籤亦載此序此最為的據也葢道德經是偶悦道士之鵞因為之

寫若黄庭是道士聞其善書且喜鵝故以是為贈以求其書此是兩事頗分明緣俱以寫經得鵝遂使後人指為一事而妄起異論唯李太白知其為二事故其書右軍一篇云右軍本清真蕭灑出風塵山隂過羽客要此好鵝賔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别主人此言書道德經得鵝也送賀賔客歸越一篇云鏡湖清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隂道士如相見應寫黄庭換白鵞此言書黄庭經得

鵝也太白於兩詩亦各言之都未嘗誤乃後人自誤也又程文簡演繁露云王羲之本傳以書換鵝者道德經也文士用作黄庭人皆以為誤張彦遠法書要録載褚遂良右軍書目正書第二卷有黄庭經六十行與山陰道士其時真蹟故在既可以見其為黄庭無疑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親在禁中見武后曝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所記憶者扇書樂毅告誓黄庭又徐浩古蹟記玄宗時大王正書卷以黄庭為第一

不聞道德經則傳之所云却誤程云晉書傳誤者葢未詳太白之詩故不知為二事也王氏法書苑

黄庭内景經

黄庭内景經舊黄素書或以為右軍跡非也晉書言右軍寫五千言遺山陰道士則黄庭尚在可疑況因黄庭又及内景經乎唐人臨仿率用黄素據此以證是滿世界皆右軍矣董𤣥宰欲援陶秀實趙吳興二跋定為楊義和書亦屬臆决乎觀宣和書譜明載道士梁元一寫

太上内景經見藏御府且言元一效鍾王楷法其法嚴其氣逸其格清嚴如秉簡而立星壇逸如馭風而揮八極清如秋宵之飲沆瀣推許良亦不薄今遺蹟大約近之何必如骨董家盡歸之右軍以眩聾瞽耶焦竑澹園續集

東方朔畫贊

予嘗觀東方畫贊墨蹟疑是吳通微兄弟書然不敢質也遺筆結字極似通微書黄庭外景經也如佛遺教經石刻止是經生書不可引與同列矣山谷集

遺教經

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偽也葢唐世寫經手所書唐時佛書今在者大抵書體皆類此第其精麤不同爾集古錄

僕嘗見歐陽文忠公云遺教經非逸少筆以其言觀之信若不妄然自逸少在時小兒亂真自不解辨況數百年後傳刻之餘而欲必其真偽難矣顧筆墨精穩自可師法山谷集

佛遺教經一卷不知何世何人書或曰右軍羲之書庭

堅曰吾嘗評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爾清勁方重葢度越蕭子雲數等 王氏法書苑

董逌云歐陽永叔以此為唐寫經手黄魯直謂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樂毅論搨本皆摹畫善者與寫經手何異此書疏肥令密密瘦令疏自得古人書意佛戒經碑乃比丘道秀書與此經一體率化衆緣共崇鐫刻則知為比丘道秀所書道秀德宗時人其書當建中三年壬戌葢永叔魯直不見碑陰故所

評如此廣川書跋

遺教經歐公謂唐寫經手所書明誠定著為唐遺教經則尚有可疑以世民二字俱如此此寫不空筆畫恐非唐人書不若山谷之言不知何世何人得闕如之遺也攻媿集

十七帖

王逸少十七帖先唐石刻本卷尾有敕字及褚遂良解如意校定世傳別本蓋南唐後主煜得唐賀知章臨寫

本勒石寘澄心堂者而本朝侍書王著又將勒石勢殊疎拙東觀餘論

貍骨帖

貍骨方今官帖中定為王右軍書唐人謂此本荀輿治勞方右軍臨之至今謂貍骨帖梁武帝常以古書雜蹟二卷問于陶隱居對以貍骨方是子敬書亦似摹迹在梁巳疑其偽今定為右軍書果何據邪然右軍嘗為此帖子敬臨之不可知也廣川書跋

筆陣圖

右軍筆陣圖凡二本其一正書差小有率更之清勁而小怯其一行筆甚遒逸而不能脫俗氣或以為江南李主筆或謂李主不辦是斷然非右軍蹟也亡論非右軍蹟即圖說非右軍所著也何者右軍十二而過江所謂之許之洛者何語也此圖之誤也華岳碑乃張昶非張旭也此書之誤也李衛公上華岳書麤豪不成語斷亦後人附會之談而結法郤秀潁有唐人氣以其皆宋搨

極精微故合為一本置山房中配懷琳絶交書成贋古一故事云弇州續槀

筆陣圖有真行二本皆以為右軍書予以為無論張昶作張旭字誤而已其文亦非右軍語乃六朝之好事者為之予此正書真宋搨筆力遒美髣髴信本而古雅勝之行書差縱佳處與俗處相錯當亦是李重光以前物也同上

楊用修謂筆陣圖乃江南李後主偽作及覽蔡子正跋

尾謂陶穀學士得之李主所後穀之裔孫遺之蓋陶性貪甚而寡識又以豪壓李主所匃奪無厭李故用懐琳故事作偽書裝潢古色以戲陶陶果不察而寶藏之其孫又賂乎正於樞廷代朱提而蔡又不察最後降虜强作觧事引沈學士餞鷹夜歸渴驥奔泉語災之石俱可笑也弇州山人稾

理頭眩方

虞世南理頭眩藥方雙鈎模本在鮑傳師家後為俗人

添入義之兩字傳入晉州法帖以為義之書聾瞽可笑

米芾書史

右軍雜迹

陶隱居梁武帝啓云二卷中有雜跡謹疏注如左第二十三卷是右軍書者惟有八條前樂毅論書乃極勁利而非甚用意故頗有壞字太師箴大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束乃是書扇題屏風好體其餘五片無的可稱臣濤言一紙此書乃不惡而非右軍父子不識誰人

迹又似是摹給事黄門一紙治廉瀝一紙凡二篇並是謝安衛軍參軍任靖書後又治廉瀝狸骨方一紙是子敬書亦似摹迹右四條非右軍書二十四卷是右軍書者惟有十一條並非甚合迹兼多漫抹於摹處難復委曲前黄初三年一紙是後人學右軍繆襲告墓文一紙是許先生書抱憂懷痛一紙是張澄書五月十一日一紙是摹王珉書被油尚想黄綺一紙遂結滞一紙凡二篇並後人所學甚拙惡不復展一紙是子敬書便復改

月一紙是張翼書五月十五日縣白一紙亦是王珉書治欬方一紙是謝安書右一十條非右軍書法書要録

梁

瘞鶴銘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樵闕一本有書字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闕一字當為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闕一字當為寥廓邪奚奪闕一字仙鶴之遽也廼裹以玄黄之幣藏乎兹山之下仙家無闕四字我竹此字不完故立石旌其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丘闕二字　予欲無言爾闕五字當有去鼓一闕字當為予表留闕二字當為形義　唯髣髴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靈門二字闕五字入此字不完又闕二字　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扃右此六字不完又闕八字華亭爰集真侶瘞爾闕四字或但止予此未可知也丹陽真宰此四字不知其次

鶴壽不知其幾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也邪奚奪予仙鶴之遽也迺裹以玄黄之幣藏之茲山之下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仙家之真山陰降跡華表留名真惟髣髴事亦微冥西竹法里䆕耳歲辰鳴語解化浮丘去莘左取曹國右割荆門後蕩洪流前固重扃我欲無言爾也何明爰集真侶瘞爾作銘宜直示之惟將進寧丹楊仙尉江陰真䆕立石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邪奚奪之遽也乃裹以玄黄之幣藏乎兹山之下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丘著經乃徵前事出於上真予欲無言紀爾歲辰𤣥門去鼓華表留聲我惟髣髴事亦微冥爾其何之解化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扃右割荆門未下華亭爰集真侶瘞爾作銘

廣川書跋

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于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浸好事者多伺水落時摹而傳之往往只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紀而已世以其難得尤以為奇惟予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

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顔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今不敢遂以為況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集古録

右瘞鶴銘題華陽真逸撰莫詳其為何代人歐陽公集古録云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予徧檢唐史及況文集皆無此號惟況撰湖州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爾不知歐陽公何所據也金石録

歐陽文忠公以舊紀稱王羲之書為非又疑顧況自

號華陽真逸然碑書篆者上皇山樵也則謂況書不可矣集古録謂得六百字今以石校之爲行凡十爲字二十五安得字至六百疑書之誤也予於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列銘後則銘之刻非顧況時可知集古録豈又并詩繫之也邪廣川書跋

瘞鶴文非逸少字東漢末多善書惟隸最盛至於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法爲世所尚元魏間盡習隸法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瘞鶴文有楷隸筆當是

隋代書 蔣忠
惠集

焦山瘞鶴銘不著姓氏但稱華陽真逸世因謂羲之書雖前輩名賢皆無異論獨張子厚丞相不以為然緣石刻在崖下水濱非窮冬水落不能至其處其側復有司兵參軍王瓚題名小字數十與瘞鶴銘字畫一同雖無歲月可考官稱乃唐人則張丞相可謂明鑒也蔡佑雜記 按張子厚乃毗陵張從非章惇子厚也作張丞相殊誤

宋尤文簡公云瘞鶴銘側一小碣云徒步不知遠夕

陽猶未回好花隨意發流水逐人來無名氏與刻石之歲月碣旁復一小石刻詩云江外水不凍今年寒苦遲三山在何處欲到引風歸後題云丹楊掾王瓚作 王氏法書苑

右瘞鶴銘資政邵公亢嘗就焦山下缺石考次其文如左其不可知者闕之故差可讀然文首尾似麤可見雖文全亦止此百餘字耳而歐陽文忠集古録謂好事者往往只得數字惟予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矣蓋書者

傳訛誤以十為百當時所得蓋六十餘字故云比數家本為多此銘相傳為王右軍書故蘇舜欽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新傳瘗鶴銘文忠以為不類王法而類顏魯公又疑是顧況云道號同又疑是王瓚僕今審定文格字法殊類陶弘景弘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曰真逸者豈非其別號與又其著真誥但云己卯歲而不著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云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

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東游海岳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四年乙未歲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為之作傳即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銘後又有題丹陽尉山陰宰數字又唐王瓚詩字畫亦頗似瘞鶴但筆勢差弱當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也或以銘即瓚書誤矣王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年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三十八始去會稽

而閒居則不應三十二年已自稱真逸也又未官於朝
及閒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此銘決非右軍也審矣
東觀餘論
黄伯思學士以瘞鶴銘示予世謂晉右將軍王逸少
書歐陽公疑華陽居士唐顧況道號嘗考次其年義
之生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至穆帝升平五年辛
酉卒當三十九年而太歲在甲午逸少當三十二歲
逮四十八年辛亥始去會稽其時未嘗至朱方華陽

又非其郡邑所望不得以此為稱顧况卒于貞元末當元和七年為壬辰九年為甲午上推壬辰歲為天寶十一載況當皃稱其號華陽子蓋自貞元以後皆不合於此昔陶弘景嘗以其居華陽故自號華陽隱居貞白平時著書不稱建元直以甲子紀其歲令曰壬辰歲得之山陰甲午歲喪于朱方壬辰當天監十一年甲午則其十三年也隱居以天監七年游海岳往會稽來永嘉至十年還茅山十二年弟子周子良

仙去貞白作傳即十一年在華陽此可知也或曰茅山碑前一行貞白自書與今銘甚異則不得為陶君所書然華陽真逸特其撰銘若其書者上皇山樵也四人者各以其號自列固不得識其名姓疑皆隱君子也然其書在江巖石壁摹搨最難又石摧壓其上人不得至風雨霜雪不及故字畫至今尚完或疑梁世書傳逮六百年不應書如新刻于石今求銘後王瓚書蓋自貞觀至今亦無譌缺貞觀去梁未久可考

而知也廣川書跋

集古録疑華陽真逸前後有人同斯號者西清詩話云予讀道藏陶隱居外傳號華陽真逸此蓋同斯號矣苕溪漁隱叢話

考銘引雷門鼓事按臨海記昔有晨飛鵠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鼓聲聞洛陽孫恩斫鼓鶴乃飛去恩起兵攻會稽殺逸少之子凝之蓋在安帝隆安三年斫鼓必此時豈復有義之誰肯遽取以為引證哉然則

非晉人文不辨可知矣漁隱考訂華陽真逸為陶隱居或庶幾焉 劉昌詩蘆浦筆記

元曹士冕云焦山瘞鶴銘筆法之妙為書家冠冕前輩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後雲林子以華陽真逸為陶弘景及以句曲所刻弘景朱陽館帖參校然後衆疑釋然其鑒賞可謂精矣以予考之一本山樵下有書字真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傳爾銘作出於上真爾其藏靈作紀爾歲辰張壂本作丹楊外仙部亢本作丹陽仙尉

又有作丹陽外仙尉者且中間辭句亦多先後不同 法帖

譜系○張崈云瘞鶴銘今存于焦山及寶墨亭者蓋盡于此凡文字句讀之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二 一作十三 餘言而所亡失幾五十字計其完書蓋九行行之全者率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 一作與 焉熙寧三年春予與汾陽郭逵原公范陽張辞子倅索其逸蹟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石間石甚迫隘偃臥其下然後可讀故昔人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楊外仙江陰真宰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山樵為似 一作侔 是真侶之號今取其可考者次序之如此其間闕文雖多如華亭寥廓之類亦可以意讀也董逌云邵興宗考次其文闕四十二字而六字不完又有六字不知其次其後張崈自力求之摹而山間其闕字三十有五不完者七而又別得十二字與興宗不同昔者刁景純就金山經度中得唐人於經後書瘞鶴文以校興宗于厚其字錯雜失序多

矣宜直示之惟將進寧則不可究今並列序之

宋馬古洲子嚴云予淳熙巳酉歲為丹陽郡文學暇日遊焦山訪此石刻初於佛榻前見斷石乃其篇首二十餘字有僧云往年崖間震而墜者予亦信然遂挐舟歷觀崖間尚餘玆山之下二十餘字波間片石傾側舟人云此斷碑水落時亦可摹搨予因請於州將龍圖學士張子顏出之張欣然發卒挽之既出則甲午歲以下二十餘字偶一卒復曰此石下枕一小石亦覺隱指如是

刻畫遂并出之疾讀其文則與佛榻所見者其文一同持以較之第闕二字而筆力頓異乃知前所見者為寺僧所紿耳近覯陶隱居諸刻反覆詳辨乃知此銘真陶所書前輩所稱者衆矣惟長睿之說得之此不復辨顧元

慶瘞鶴銘考

姑蘇大石山人顧元慶作瘞鶴銘考斷以為陶隱居書然尚少一證李石續博物志云陶隱居書自奇世傳畫板帖及焦山下瘞鶴銘皆其遺迹大石山人何

不引此金陵瑣事

鎮江志云銘之所餘斷石今在山之西南觀音菴下瀕江崩崖亂石間春夏水漲石没秋冬水落始可搴搨崖上者乃翻本也王氏法書苑

唐

唐碧落碑

絳州有碑篆字與古文不同頗為怪異金石文字記云絳州有咸通十一年鄭承規釋文但篆文難通者頗多而翻刻復多舛誤李陽冰見而寢處其下數

日不能去驗其文是唐初不載書者姓名碑上有碧落二字人謂之碧落碑李肇國史補

段成式謂碑有碧落字故以名之李肇謂碑在碧落觀故名李漢謂終於碧落字而得名予至絳州龍興宮考其記知舊為碧落觀又篆文若未畢者終非碧落字則肇說是也廣川書跋

李肇及李漢並言李陽冰見此碑裵徊數日不去又言陽冰自恨其不如以槌擊之今缺處是也此說恐

不然陽冰嘗自述其書以謂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於他人書葢未嘗有所推許唐人以大篆當時罕見故妄有稱説耳其實筆法不及陽冰遠甚也金石録

碧落碑在絳州龍興宫宫有碧落尊像篆文刻其背故世傳為碧落碑據李璿之以為陳惟玉書李漢以為黄公譔書趙明誠金石録云碧落碑大篆書其詞則宗室黄公譔所述或云陳惟玉書或云譔自書莫知孰是洛中紀異云碑文成而未刻有二道士來請刻之閉户三日不聞人聲人怪而破户有二白鴿飛去而

篆刻宛然此說尤怪世多不信也集古錄

碧落篆李肇得觀中石記知為陳惟玉書歐陽永叔以李漢碑為黄公譔然字法奇古行筆精絶不類世傳篆學惟玉於唐無書名於世不應一碑便奄有秦漢遺文徑到古人絶處此後世所疑也又别本碧落篆州將不欲以搥擊石像迺摹别石因封其舊石像今世所得皆摹本也雖横直圜方典刑有稽然遒其神者衆矣叚成式言樊宗師作志令陳惟玉立太行

山上此言險怪難知豈嘗求得其當而妄為戲哉廣川

書跋

絳州碧落碑唐高宗咸亨元年庚午歲歐陽修云碑文言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牂乃高宗總章三年歲在庚午也董逌云以唐歷考之實咸亨元年永叔謂總章者誤也

韓王元嘉之子訓等為其妣房氏造碧落天尊像於龍興宮而刻其文於背故以名碑然不知何人書據李璿之王京宮記以為陳惟玉李漢黃公記以為李訓之弟譔殆莫能定而翠巖龔聖予則又以為宗室

瓘豈或有所考邪潛溪集

唐韓王元嘉絳澤二州皆有子贇公為妣妃薦嚴作文立石以表孝誠文雖不同而俱名曰碧落在絳州者刋於天尊之背在澤州者立於佛龕之西五總志

吾子行謂碧落碑以籀文歸小篆為妙絕恐未必然周伯琦疑其雜出諸體者得之蓋其妙在筆不在體也懷麓堂集

唐石經

大歷中名儒張參為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由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東而歸於大同積六十載崩剥汚蔑泯然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國學上言遽賜千萬時祭酒皡博士公肅韋公肅遂以羨贏再新壁書懲前土塗不克以壽乃析堅木負墉而比之其製如版檟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潔滑背施陰關使衆如一附離之際無迹而尋堂皇靚深兩屋相照申命

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揆日懸其業而繕寫焉劉禹錫新修五經壁記初參拜詔與儒官校正經典乃取漢蔡邕石經許慎說文呂忱字林陸德明釋文命孝廉生顔傳鈔撮疑互取定儒師部為一百六十非緣經見者皆略而不集崇文總目

唐人以說文字林取士其時去古未遠開元以前未改經文之曰唐書藝文志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尚書從今文篆籀之

學童而習之今西安府所存唐睿宗所書景龍觀鐘猶帶篆分遺法至於宋人其去古益遠而為說曰以鑿矣大歷中張參作五經文字據說文字林刊正謬失甚有功於學者日知録

劉禹錫新修五經壁記當作於太和年間自土塗而木𣑺自木𣑺而石壁凡三易矣乃令石刻其末曰乾符三年孫毛詩博士自牧以家本重校勘定當云毛詩博士孫自牧於文乃順

七月十八日書刻字人魚宗會其字別體

與朱梁所刻相類而本文不然當是開成中所刻其中有唐改數字者意自牧所為也金石文字記

唐文宗開成二年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鄭覃以經義啓導稍折文章之士遂奏置五經博士依後漢蔡伯喈刋碑列于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復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為蕪累甚矣舊唐書文宗紀

唐開成中唐玄度奉詔覆定太學石經文字以補張參之闕更作九經字樣爲七十六崇文總目

石經末有年月一行題名十行曰開成二年丁巳歲月次于玄日惟丁亥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經臣艾如晦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經臣陳玠書石學生前文學館明經臣已下四字闕書石官將仕郎守潤州句容縣尉臣段絳校勘兼看書上石官將仕郎守四門助教臣陳莊士覆定字體官翰林待詔朝議郎權知沔

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臣唐玄度校勘官兼專知都
勘定經書檢校刋勒上石朝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
上柱國臣章師道朝散大夫守國子司業騎都尉賜
緋魚袋臣楊敬之都檢校官銀青光祿大夫已下十字闕
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宫使監修國史
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臣覃官銜闕十字九經字
樣云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國子祭酒平章事覃　按舊唐書開成元年正月中
書門下奏起居舍人集賢殿學士周墀監察御史張

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温業兵部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崔球等同勘校經典釋文又云令率更令韓泉充詳定石經官新唐書亦列堺等四人而碑並不載金石文字記

九經者易書詩三禮春秋三傳又有孝經論語爾雅其實乃十二經又有張參五經文字唐玄度九經字樣皆刻之于石今在西安府學世乃指此為蜀本石經今石經末大書開成二年豈未之見而妄指為孟

蜀祁日知錄

梁天祐甲子歲太尉許國公為居守甲子歲昭宗遷洛之年許國公韓建也移太學并石經於此劉從乂修文宣王廟記

石經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石經委棄于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從幕吏尹玉羽之請輦入城中置于此地即唐尚書省之西隅也今龍圖呂公領漕陜右以其處窪下命徙置於府學之北墉而建亭焉黎持新移石經記

石經左傳文公宣公卷成城字皆缺末筆穀梁襄昭定哀四公卷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為朱梁時所補刻考之宋劉從乂建隆三年黎持元祐五年二記但言韓建劉鄩移石而不言補刻然成字缺筆其為梁諱無疑昔人固未嘗徧讀而博考也金石文字記

趙崡唐刻石經考云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五經文于太學講堂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求正定六

經文字帝許之邕乃書丹刻石立於太學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科斗鳥跡體篆用史籀李斯胡母敬體隸用程邈體此三刻也魏世宗神龜元年以王彌劉曜入洛石經殘缺崔光之請補之此四刻也唐天寶中刻九經于長安禮記以月令為首從李林甫之請此五刻也文宗時鄭覃以經籍刓謬建言讎刊準漢故事太和七年勅唐玄度覆定石經字體于國子監立石九經并論語

孝經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告成此六刻也石墨鐫華

按六朝以前用分隸今石經皆正書且多用歐虞筆法知其為唐人書矣禮記首月令尊明皇純字諱尊憲宗又知其非天寶以前人書矣然則今西安府學石經乃唐文宗時石經也嘉靖乙卯地震石經倒損西安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缺字别刻小石立于碑旁同上

蜀石經

偽蜀孟昶有國其相毋昭裔刻孝經論語爾雅周易尚書周禮毛詩儀禮禮記左傳凡十經于石石凡千數盡依太和舊本歷八年乃成公穀則有宋田元均所刻古文尚書則晁公武所補也胡元質宗愈作堂以貯之名石經堂在府學趙抃成都記

唐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為祕書監請募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繕寫成都石

本諸經毛詩儀禮禮記皆祕書省祕書郎張紹文書周禮者祕書省祕書郎孫朋古書周易者國子博士孫逢吉書尚書者校書郎周德政書爾雅者簡州平泉令張德昭書題曰廣政十四年蓋孟昶時所鐫其字體亦皆精謹筆札猶有貞觀遺風故不庸俗可以傳遠唯三傳至皇祐元年方畢工殊不逮前容齋續筆曾惇石刻鋪叙云益郡石經春秋左氏傳三十卷蜀鐫至十七卷止蜀本石九經皆孟昶時所刻其書淵世民三字皆缺

晝葢為唐高祖太宗諱也昶父知祥嘗為莊宗明宗臣然於存朂嗣源字乃不諱知唐之澤遠矣容齋隨筆

石室十三經孟蜀所鐫唯三傳至皇祐初方畢故公羊傳後書大宋皇祐元年九月十五日工畢乾道中晁公武參校後唐後蜀二本取經文不同者三百二科著石經考異亦刻于石張㚟又校注文同異為石經注文考異四十卷玉海

宋石經

仁宗至和元年八月十六日己酉以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克繼書國子監石經以上所寫石經論語求書石國子監帝從其請二年九月十五日工畢上之仁宗命國子監取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為篆隸二體刻石兩楹○嘉祐六年國子監言草澤章友直篆石經畢詔補試將作監主簿以同篆石經殿中丞張次立與堂除書目云石經七十五卷楊南仲書周易十書十三詩二十春秋十二禮記二十皆具真篆二體

高宗紹興十三年三月出御書左氏春秋宣示館職六月出御書周易尚書委加臨安府張澄刊石頒諸州學

十四年正月出御書尚書十月出御書毛詩十六年五月又出御書春秋左傳上又書論語孟子皆刊石立于太學首善閣及大成殿後三禮堂之廊廡石刻鋪敘云高宗親御翰墨作小楷以書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左傳全帙又節禮記中庸儒行大學經解學記五篇章草語孟悉送成均

淳熙四年二月十九日詔知臨安府趙磻老建閣奉安石經實碑石于閣下墨本于閣上以光堯石經之閣為名五月二十四日磻老奏御書禮記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不在太學石經之數今搜訪舊本重行摹

勅以補禮經之闕從之六月十三日御書光堯御書石
經之閣牌賜國子監玉海
汴學即昔時太學舊址九經石版堆積如山一行篆
字一行真字周密癸辛雜識
陳基西湖書院書目序云杭西湖書院宋太學故阯
也德祐內附學廢為肅政廉訪司治所至元二十八
年故翰林學士承旨東平徐公持浙西行部使者節
即治所西偏為書院後為尊經閣閣之北為書庫實

始收拾宋學舊版設司書掌之宋御書石經孔門七十二子畫像石刻咸在焉（夷白集）